

# 天山腳下， 那一晚的月亮



都市裏的月亮，是澄黃且小巧的，儘管在月圓的時節也是玲瓏得很。山裏的月亮，卻是銀白閃透，而且好大好大，大得可以照亮整個地球。那天晚上，我望着頭頂上大大白白的月亮，覺得她像是神話故事裏的月亮，既美麗又有些失實。那時，我們正給困在烏魯木齊和吐魯番之間的天山腳下。

一

那天一定是個特別的日子。

八月初的清晨，烏魯木齊街頭的風景已經很涼，帶一絲寒意，我在T恤外罩了一件外套仍感到涼風透身。

我們準備朝吐魯番盆地進發，而時間迫使我们不得不在當天夜晚趕回烏市，所以，租下一輛「的士」方便用來爭分奪秒。開車的司機有一臉典型新疆硬朗漢子的輪廓和氣息，不愛說話，駕駛時神態專注。

到新疆遊玩之前，常被告誡要小心，說西北是個野蠻之城，人性兇惡；在廣州市便聚集一群新疆「土匪」，專幹歪門邪道的行當，所以，上路時心裏多少有些膽顫。可是，一路朝着西北去，盡遇上善良熱情的人，感覺比對着奸狡的南方人要好，於是，一路走心情日漸輕快，再沒有擔憂的包袱了。

我們倒也有遇着到過南方謀生的新疆人。他們中有的賣力苦幹，為生活而勞

碌奔波，有的渾渾噩噩，流竄街頭、胡作非為……然而，他們都說心裏總牽掛着大西北，所以，賺到了一點錢，或者毫無所得的，也還是選擇了回歸西北。有一個小伙子，回到僻遠的村鎮裏，甘於在路邊小店子當小廚師；與大都市的繁華相比，這裏雖然極其落後窮困，但他反而不寂寞。我受着這種濃烈的鄉土情





感所感動，心裏想，不管是哪裏的人，只要沒幹過傷天害理的事，不過帶着僥倖投機的心理求生，那麼，又何必鄙視這樣的「異鄉人」，卻對「自己人」的醜惡表示理解和寬恕呢？

我們的司機，是一位沒到過南方的新疆人。南方人雖然鄙夷北方人，其實，南方人的奸詐、狡猾，還不也在這片西北土地上傳播着？我只期望在這次的旅途中，能給一些純樸老實的新疆人，留下南方人的好印象，就像我們認識到，並非所有新疆人都兇霸無禮一樣。

## 二

汽車朝着東南方向行駛，不多久便上到長途公路。公路並不寬廣，但路的兩旁是廣袤的荒蕪，極少人家，也極少樹木。一路上常見零落停着的車子，站在車旁的三兩男人通常是在方便——這是新疆長途公路的特寫鏡頭之一，尤其在戈壁灘上，男人一排，女人一排的各佔車的左右就地解決是常有的。南方人卻習慣不來，總是硬忍到有樹叢的地方才下車，然後飛跑到樹叢中尋找自以為比較隱蔽的地方解決；其實也不算得「安全」，因為車上的人分明很清楚樹叢的人的踪跡呢。

在天山腳下蜿蜒地走過一程山路後，車子便進入吐魯番盆地。雖然車內有冷氣，外套還是脫下，清晨感覺到的涼意早已消失。路兩旁是一望無際的戈壁灘，偶有樹木茂盛的綠洲，但總是距離公路很遠；如果要承受盆地裏的烤曬，望着那片片模糊的綠洲實在也無法上演望梅止渴的一幕的，想必只會加劇你的乾涸感。

吐魯番盆地是中國陸地的最低點，最低海拔達負一百五十四米。未及午時，车子在盆地上爬行已猶如熱鍋上的螞蟻。只見戈壁灘上熱浪熔熔，所有東西在視野中都變得飄飄晃動，公路的瀝青



也熔化了，變得深藍且潤滑，一直通進熱海中。我倒興奮於這具天然的大熱鍋，以為可以在鍋中看到海市蜃樓。不知是心理作用，還是視野受熱浪愚弄，確實不時看到一些湖泊綠洲，有的漸漸遠去，有的很快就模糊。儘管無法證實景物的真假，但依然樂意享受「發現」的喜悅。

車子確實朝着盆地的大綠洲——吐魯番市爬去，未及卻拋錨了。原來車胎經受不了盆地的磨鍊。終於爆破。我們下車體受熱浪的吹襲，真的很熱，可是沒有要流汗的意思，熱風拂身，竟吹乾皮膚；許多在戈壁灘發掘的古屍仍保持完好，正是這種乾熱的原理起的作用。

我們流不出汗，司機卻是急得滿頭大汗，因為工具不足，他換不下車胎來。在車頭車尾轉了幾圈後，他竟給我們截停了一部途經的客車，囑我們進城邊吃飯邊等他。反正只剩半小時的路程，又幫不上忙，我們便先行進城去了。

吃完飯，留給司機的那一份早已攤涼了，還不見他的踪影。又等了一個來小時後，我們確實急躁了，暗暗取消了一兩個旅遊點，時間顯然是不夠的。最後，我們僱了一輛車折回「熱鍋」，希望把他從那裏「救」出來。半路上卻在修理站碰着了，那一刻真有朋友重逢的歡喜，我們拼命的向他喊叫，他也很高興，顯然沒想到我們會有這種傻勁頭。事實上，在議好價後，坐了幾小時的車，直至讓我們自行進城，他也未向我們要求先付部分車資，這情況下，換着是心眼不好的人，大可賺掉這程路費，又可搭其他客車及時到各個旅遊點玩樂去，但我們沒有這樣做，而是遵守着君子口頭的協議。望着我們朝他走去，我看到他的臉上是發自內心的甜笑。

我們要他吃了午飯才上路，他卻堅持不肯，說是已經耽誤了我們的時間，等到達了旅遊點他才解決吃飯問題。這時候，雙方都已經有了朋友的感覺了。(待續)

夢子

